**圆桌派第二季第17集 所有的喵都是戏精**

[圆桌派 第二季](https://v.youku.com/v_nextstage/id_3127efbfbd11250911ef.html?spm=a2h0c.8166622.PhoneSokuProgram_1.dtitle" \t "https://so.youku.com/search_video/_blank)

文化 · 2017 · 中国 · 24集全

主持人：窦文涛

简介：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立足“撩、聊、了、料”四大吸睛秘笈，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邀你畅游文化与跨界的奇妙之旅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马未都、柯蓝、蒋方舟**

窦文涛：今天咱们这炷香贡献给谁呢，贡献给猫神，不是有人说吗，越跟人打交道越念着畜生好吗，所以我们这《圆桌派》现在改“畜生派”了，今天来一个小畜生，马爷的这个博物馆里著名的观复猫，今天上了圆桌了，这个是黄枪枪。

梁文道：黄枪枪。

窦文涛：它那黄在哪儿呢？

马未都：黄在尾巴这儿呢。

窦文涛：这个，方舟你看，文道怀里这个，这个是谁，马都督，为什么呢，就是说据传说它长得最像马未都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哈。

马未都：眼睛三角，眼睛，三角眼。

窦文涛：文道这是养过二十年猫的，他会抱，就猫专门你就咯吱它这脖子，它舒服。

梁文道：它会镇定一点。

窦文涛：据说这个特不镇定，所以抱一会儿就得给它放走，来，咱们让方舟也体会体会。

梁文道：好，稍等一下。

窦文涛：哎吆，不高兴了，小心，你把我这茶壶给掀了，我先抱会儿，都督，大都督。

梁文道：我觉得我们干脆，以后就做一个节目，就整齐节目就不要说话，就每个人都一直玩猫。

蒋方舟：轮流抱猫。

梁文道：那是肯定火。

窦文涛：这认识马爷这么多年，能这么玩它。

梁文道：你说是吧。

马未都：有五千万这个喜欢猫的人，最少。

梁文道：我们干脆做这么一个节目，就整集就是玩猫。

窦文涛：这俩怎么不看对眼，这俩就是敌人，它不敢看它，它很怂。

梁文道：怎么你把它抱着，它不断地惨叫，知道窦文涛是坏人，猫很懂事。

窦文涛：我把我对马未都的愤恨，全发泄在它身上，来，咱给女的，这是公猫吗？

马未都：这是公猫，这掉毛啊，这夏天了。

窦文涛：方舟行。

梁文道：方舟养猫吗？

窦文涛：像它妈，像它妈。

蒋方舟：我不养，但是猫可亲我了，不高兴啊，不高兴你就让它走吧。

蒋方舟：不高兴。

窦文涛：它这个不安分哪，不安分哪。

梁文道：可以让它走了。

窦文涛：走吧，走吧，最后再给大家那个拜拜。

蒋方舟：告个别。

窦文涛：告个别，拜拜。

梁文道：太不爽了，这个抱着。

马未都：有的猫不是那么愿意让人。

窦文涛：我比它还难受，走吧走吧，来，你瞧这个，我都给你们准备了滚子。

梁文道：我不怕，你滚你的吧。

窦文涛：来，方舟滚滚。

蒋方舟：谢谢。

梁文道：因为我很习惯，反正我平常衣服身上也都是猫毛。

窦文涛：这个是我跟这个马爷这个几年之约，我们约好一定让他的猫，跟我们一块来。

蒋方舟：你这太粘毛了。

窦文涛：聊一回，而且因为你还别说，文道，这是猫是属于互联网的，你知道吗，你也咯吱咯吱我脖子，我也舒服一个，这个你知道吗，就是说这个。

马未都：你帮他滚一下。

蒋方舟：我帮你滚一下。

马未都：对，他看不见。

窦文涛：猫就是叫互联网，最多的互联网爆款，是猫的一个视频，但是这个里边就很有。

梁文道：全世界都是（如此）。

马未都：就是传播特快。

窦文涛：对，所以甚至有人说，猫性是属于互联网性的，你们能分析原因吗？

蒋方舟：我觉得是因为最早在那个YouTube上传猫的视频的都是些极客吧，极客我觉得就是宅啊，宅男是没法养狗的，因为狗老要出去遛。

他必须宅在家，猫是陪伴这个宅男最好的伙伴。

梁文道：今天某种程度上极客是我们整个时代的文化性格，就是某个意义上，整代人都是极客。就是那个性格，那个性格是怎样，对于极客性格的人来说，最理想的人际关系，几乎就像是人跟猫的关系。

就是它跟你作伴，但是又不干扰你，你又要尊重它的空间，尊重它的独立性，不要过分骚扰它，大家的界限还是存在的，而且你看尤其，我不知道，不是所有的猫都像黄枪枪这样子黏着，我跟你说，就很多我以前一开始养猫的时候，猫跟我的关系是它很亲我，但是它大了一点之后呢，它就总是隔一段距离，比如说我坐在这儿看书、做功课，它就坐在一边瞧。

它不会老上来搞，除非它觉得有东西好玩儿，它就坐在那儿。它跟你保持这样的一个关系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天很多人心目中理想的人际关系，就投射在人跟猫上面。

窦文涛：马爷你说这个不是净有，那个父母骂孩子的，就是说养不熟的白眼狼吗，就是你看狗的感情，我们真实可见，是吧。但是你说猫，会不会就不管你对它多么好，但是它对你的感情里边，是不是总有种距离感？

马未都：它有一定的距离感，猫和人之间都是若即若离，刚才文道一直在说，但是猫一定知道谁对它好，谁对它不好，它猫很敏感的。

窦文涛：它通人性。

马未都：对，有一个我看过一个说法，说狗的智力大约相当于三岁的孩子，猫的智力相当于一岁半的孩子，它比狗的智力要低。

它的野化的这个，就是家化驯化的程度远没有狗那么高，所以它还保持了部分的野性。你比如你看狗有点没心没肺的样子，是吧；猫在家里，比如突然出现一个小蟑螂或者是什么的，它立刻野生的状态，就全出来了。

窦文涛：这还真是有研究，说这个猫啊，这个大脑里里头，三亿神经脑细胞，狗呢差不多平均是一点六亿，就说明这猫它确实是不是有点灵性，但那灵性是你赋予它的，还是什么？

马未都：对，它在野生状态下呢， 它比狗要好很多，刚才我们不是一直说嘛，你走到全世界看得见的事，它能生活得很好，很多地方，就是你尤其到国外，那流浪猫都干净着呢， 不像咱有的地方，那流浪猫确实有点惨不忍睹，就特脏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国外那流浪猫都特干净，有的干净到就是你觉得家养猫也不会这么干净，就是它自我的这个生存能力，包括它整理，这个自个儿整理自己的能力都强。

窦文涛：舔。

马未都：对，不用比划，舔方正都明白。

窦文涛：你还得舔我这毛。

梁文道：给你挠挠脖子，猫不一样，猫会拉屎自个儿清洁，因为猫有一个天性，它要掩埋，掩盖自己的气味的痕迹嘛，它不像狗，狗呢是到哪儿都要留下味道，猫食到哪儿都怕留下味道，是正好相反的，那所以你对猫的接受程度高太多了。

窦文涛：这日本呢，还真是猫之国。

蒋方舟：有猫岛啊，就是一个岛上全是这个流浪猫。

窦文涛：甚至他很多作家，像什么夏目漱石什么的，他们好像有一种文学叫什么猫语。

蒋方舟：包括像这个村上春树，他也养猫嘛，他就是说他就把自己形容为如果人分这个猫型人格和狗型人格，他就把自己划为猫型人格，什么是猫型人格？就是当人们有一个指令说这个向左走的时候，他一定是向右走。

而且对这个向右走又稍微有一点这个抱歉，所以他觉得这个是猫型人格，我自己觉得猫特别像现代人一点，就是说它那个脸上的面部神经特别的少，所以你看不出它是高兴还是不高兴。

窦文涛：你怎么知道它神经少。

蒋方舟：神经少，孩子怎么知道的，神经少了，神经少，所以你唱歌还是高兴不高兴，人就会把自己的情绪赋予在他的他的表情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像人的现在的这个现代交往当中，你从网上，你从这个互联网交流当中，你其实不太确定对方是不是真的高兴。所以有点像这个。

窦文涛：你讲的这个够得上，有个得诺贝尔奖的女作家叫多丽丝·莱辛的水准，这多丽丝·莱辛就认为猫是有魔法的。

她有一句著名的话，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说不清呢，到底是我们拥有了猫还是猫恩准我们进入了它的生活，就是像你说的，它脸上的这个表情神秘，所以它是人投射情绪的，叫情绪画布，猫脸是人的情绪画布。

马未都：它其实你说它的面部表情是这个神经不够啊，面部表情单一。

窦文涛：好像说你呢。

马未都：不是，是咱们不行，就是它是有细微的，你观察不到。因为人很夸张，人的这个喜怒哀乐是夸张的，你就看见了，你是文化熏陶成你这样的。所以你看动物的表情都特别看不清楚，但动物看你看的很清楚。

梁文道：对。

马未都：你有一点不高兴，他马上就知道。

梁文道：它马上知道。

蒋方舟：是吗？

马未都：它太知道了，它不仅知道这个猫聪明之极。

窦文涛：你能举例子说吗？

马未都：我们家养一猫，我们家最早先养一个蓝猫，猫现在都去了天国了，天国，这猫养的时候那很多，那全家都宠着嘛，突然有一天，它都长成成猫了，我又上人家那儿去，意外地抱回两只，就当时家里就变成三只，我就不知道这猫它有心理问题，不知道啊。

因为我认为猫再来两个猫，它应该很高兴才对啊，它立刻自残，自残。

窦文涛：怎么自残？

马未都：他自残呢，第一，它变瘸了，它瘸子了。

窦文涛：是他自己弄瘸的吗？

马未都：它就是瘸，非常瘸，根本不能走，就三个爪走，然后迅速消瘦，瘦的皮包骨，然后就害得我们全家把人抱着这猫到处求医，照X光。什么也没毛病。

因为当时医生也没有提示我，它是心理疾病，我不知道，然后呢，就这个猫怎么会成这样了呢？就是然后就全家就对它百般的呵护，因为它病了嘛，然后突然有一天，它在凉台上，正好那一天也不知道怎么卸下来一块镜子搁在那儿，这镜子有一折射，我通过这个镜子能看见它，它在那个凉台上瘸这过去以后，它突然腾就跳到一个沙发上，一个沙发椅上。

我一看我一愣，它腿没毛病啊，它跳上去了，我就探头一看它，这猫就极不好意思，让我抓一现行，然后我心里比它还不好意思，我们俩看了一会儿。

窦文涛：就臊眉耷眼的。

马未都：从那天以后，这猫就正常走道了，马上就胖起来了。

梁文道：被揭穿了。

马未都：它就是它揭穿了。

蒋方舟：它是需要人照顾它和关注它是不是。

马未都：对，它就会自残。

窦文涛：你说你看这个人跟这个宠物的关系，你比方说狗主，是吧？但是说什么，猫奴。

马未都：对。

窦文涛：猫奴，你觉得猫是更像情人那感觉吗？

蒋方舟：对，我觉得猫和人的关系，更像一种开放式的婚姻。

窦文涛：怎么说，狗是老夫老妻是吗？

蒋方舟：对，狗就是非常忠诚的，一夫一妻制，相当于你跟它建立关系之后，照顾你，伙伴，然后一路相随。但是猫反正是可以对人爱搭不理的，然后你出差也很放心的，把猫放在家，我不知道（是不是这样）。我觉得很像是这个开放式的关系，还有点刺激的感觉。

窦文涛：你刚才讲什么猫型人格，你觉得你是猫型人格还是狗型人格。

蒋方舟：我觉得我比较像狗了。

窦文涛：我也觉得是。

蒋方舟：为什么？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窦文涛：其实我养狗多，我养狗多，但是我又觉得我跟这个宠物就挺没缘的，就特别小的时候养过猫，没养几天就死了，他们说有的人不是克夫克妻的，我发现我克猫狗，真的，就是。

蒋方舟：你离远点儿。

马未都：离我们远点儿，没听见，咱没听见。

窦文涛：那我说狗，它高兴了吧，我说狗，你看这个我们家人呢老想养狗，每一次养都很多痛苦的经历。

你比如说好多年前我给我一个前女友，就送过狗养，好，最后她妈比她还喜欢，然后呢，这狗最后走丢了，走丢了，哎吆她妈那个找啊痛苦不堪，最后在广州日报那个报缝中间登寻狗启事，寻狗启事，一天好多人电话打进来，她妈妈真的就去找，最后还真有一个人说见着了。

在番禺，在番禺，说怎么怎么着，他妈就一路跟着那个人的电话指，找到一个大排档，找到大排档问那个店主，就说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狗，他说还真是，说在哪儿呢，锅里呢一掀锅盖，哎呦她妈妈当时就崩溃了，就晚到了一步就给扔锅里了，你知道吧。所以就有这个，我还养死过，在深圳还养死过一条狗。

马未都：不是你这故事有点太沉重的，太血腥了，这故事。

窦文涛：不是。

梁文道：这回又怎么样，在烤架上。

马未都：我再接着你讲一找猫的，是我找猫，我去香港这猫丢两天了，不是它，是我们家另一个马大贵。

梁文道：马大贵。

马未都；对，我们家猫随我姓马大贵，我们家一个马大贵。

窦文涛：是马都都它哥是吗？

马未都：一个马大福，一个马大贵，我们家接快递就是马大贵，那肯定是快递来了。这猫我在香港这猫丢两天，家里没人敢跟我说，我一进屋我就觉得这屋里气氛不对，这家里丢了猫了嘛，气氛不对，那猫啊，我那猫十好几斤，大布偶猫这么老大个儿，就没出过家门。

那猫我曾经把它搬到楼下，想在草地上照张相，那猫跟个布袋子似的，趴在草地上一步都不敢走，不肯走，我说她怎么会丢了呢，然后反正各种原因，就说找，找了呢， 全家人都动员去找，先把我们博物馆的猫专家请来，我们找猫是有程序的，咱瞎找，人家是专家，

猫专家一来说赶紧准备一碗水。找一剪刀来，我说这都什么路子。

梁文道：作法吗？

马未都：作法，专家要先做法，必须在灶台上搁一碗水，搁一剪刀，剪刀也不知道冲着哪个方向，我也忘了，全都有的。

窦文涛：大仙啊这是。

马未都：什么啊，我先说这是一不贴谱的事儿。后来我网上一查剪刀大法是找猫的这个绝技。

窦文涛：真的。

马未都：你上网上搜去了，所有找猫的人都知道这事，然后呢，结果我们不懂，他们说这个剪刀大法，这水搁上以后就千万不能再动，你能瞎挪腾不行，咱挪腾好几回了，这个猫好几天找不回来，找不回来又找算命的，算命的有意思。

梁文道：你怎么专走这一路了。

马未都：那没招了，。

梁文道：不是剪刀大法就是算命的。

马未都：那没招了，找不着啊，全都着急啊，然后悬赏，就是想尽各种办法，就找一算命的，算命的说，第一这猫没走远，第二西南。然后我听了，我最不信就这事，就没理，结果他说完半天就听我儿子给我打电话，找着了，我说在哪儿，他说在哪儿哪儿，整在我们家那西南角上，就没走远，就在这个楼的西南角。

梁文道：那干嘛呢？

马未都；在那个犄角那儿呆了五天，它一声不吭在里头待五天。

窦文涛：干嘛呢？

马未都；它就跑了，它回不去家，它不认道，那猫没出过屋，它不是散养的。

窦文涛：你要这么说，我就记得这个莫言哪，作家嘛，莫言就说过一件事儿，就是他小时候，他们家那个村里，他们家养的一只猫啊，恶行遍村里，就是谁都骂，一说都是老莫他们家那猫怎么着。

后来他们家也不好意思，就拿一个麻袋，装着这个猫，扔到了300里地外的，就是给人带到了300里地外的地方，然后这莫言写文章写的，十七天之后，一个雨夜大雨瓢泼，这猫浑身淋的跟落汤鸡落汤猫一样，拱开门进来了。莫言说他到今天都不知道这猫这三百里地自己怎么回来的，所以这猫确实有点神的。

梁文道：但这个故事，这种故事听的挺多的，就很多猫都是会认路回家，如果真的走出去。

蒋方舟：狗也会吧。

梁文道：但不能够是像这个马大贵那样的，就是老在家里的圈养的，那就很难。

窦文涛：文道你养了很多年的猫，你觉得它给你带来的最大的快乐是什么？

梁文道：其实很难说是快乐。

窦文涛：或者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

梁文道：我觉得是一种很难得的经验，其实我很喜欢各种动物，我也养过狗，我也养猫，我还养过各种你想象不到的动物。

窦文涛：畜生你都喜欢。

梁文道：对，没错，真的是，所以我喜欢你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梁文道：比如说水母，海马。

马未都：那怎么养啊，那搁水里养。

梁文道：水族箱里面，那海马很好玩的，你给它哥小牙签，它就马上尾巴卷起来，停在那儿，然后养仓鼠。

窦文涛：还有养蜥蜴的。

梁文道；养蜥蜴，养乌龟，我什么都养过，昆虫也养过你，那所以我喜欢动物，我跟这些动物尤其是猫接触的经验里面，让我觉得最特别的是，它让我看到一种另一种可能，就我知道我很难形容，就比如说有一个法国的哲学家，就是讲解构的那个德里达，德西达，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小故事，他说他有一天洗完澡出来，洗完澡出来，光着一走出浴室。

看到他家那个猫正对着他在那儿瞧着他，他忽然之间有个很奇特的感觉，他觉得害羞，他觉得，我怎么光着给这个猫瞧，你懂我意思吧？

窦文涛：我听说猫爱看人洗澡。

梁文道：不是，它不是。

窦文涛：马爷你，它当然你，我估计谁都不想看。

梁文道：而是说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那个猫在盯着你，会让你害羞，这一刹那你是把它当人看，但是你又很清楚的马上陷入一个环境，一个思考的环境就是他其实不是人，也不必对它害羞，但是猫常常给人或者很多时候，别的动物也都给我一种幻觉，就是它跟我到底能不能沟通呢？

它是另一个物种吗？它跟我是什么关系呢？人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？很多时候我养动物，那些动物在家里面都会给我这种感觉，就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那个猫，去自己装瘸，瘸了半天一下被你发现那种尴尬，那是一种很奇特的一种状态。

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很感恩，就是很难得有这些动物愿意跟我在一起，发展出一种很奇特的一种关系。

窦文涛：马爷你想说什么？

马未都：我告诉你它为什么它愿意看你洗澡，有这么一句话在中国流传最久，叫男不养猫，女不养狗对不对？有这个话吧，对男不玩猫，女不玩狗，为什么有这样一句话，我们先说猫这猫啊，它为什么看着男人洗澡，女人他不感兴趣。

你可以放心，你看她瞪着眼睛听，男人洗澡的时候呢，男不玩猫是因为男人这个跟老鼠差不多大。明白了吧，然后你再一动，那就成老鼠了嘛，所以它就死盯着你那儿，你就不好意思了嘛，就这么点事，这是这么来的，就没有人知道原因，没有人知道原因。

窦文涛：方舟深受启发。

蒋方舟：猫会给人尴尬，因为我自己不养猫，但是我有一个前男友他养猫，我记得当时好像去他家睡觉，晚上的时候，他就把猫关在卧室外面，我们俩在里面睡觉。睡觉，平躺……

窦文涛：仅仅是睡觉。

梁文道：真是两小无猜，然后呢？

蒋方舟：平躺……这个猫就在外面一直挠门，然后我就很尴尬，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第三者一样。所以我自己就抱着枕头去沙发上睡，我说你跟猫睡吧。因为那一刻真的觉得，他们俩有更深刻的情感关系，我好像只是第三者。所以我觉得那个是猫最让我尴尬的一瞬间。

梁文道：你说到这儿我就马上想接着，就谈猫其实不是像大家所说的，对人那么冷淡，它是有距离，但是它绝对是很亲密的。

马未都：对，是。

梁文道：比如说它喜欢贴着人睡，而且是贴着人的头睡，还打呼噜，有时候假如它把你也当成猫看的话，它会睡着睡着，就要舔你的头，因为母猫跟小猫之间……

窦文涛：你的头发就是这么舔没的（笑）。

梁文道：也就这么舔的，越来越短，头都不用剃。你半夜会听到它打呼噜，就贴着你的头睡。而且猫跟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如果它信任你的话，你会觉得特别感恩。你会觉得你好像很神奇地和另一个生命发生联系，不是一个人信任你，而是……

马未都：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可以去打搅它，它不打搅你。我老在晚上写东西，如果你旁边弄一人就不行。

梁文道：对。

马未都：我写东西时，有时候晚上很晚了，这猫就趴在我这很近的距离，它不会趴到任何地方去，它就只在书房里，永远在你书房离你一米的位置，一趴。

窦文涛：关键是离你一米。

马未都：对，它还不来捣乱。

窦文涛：这个特别像谈恋爱，有一种暧昧。你像狗，忠仆，对吧。它是你能够确定的。猫呢，像老舍就是说，他说这个猫呀，你想让它干什么，它一定就不必干什么，可是它自己要想干什么，它就非得一定要干什么，我听着怎么像女朋友啊？

梁文道：它很固执。可是我想说的是，猫对你的信任，你是它陌生的物种，它甚至不是人，它都愿意信任你的话，我真的会觉得感激。

那种感激是怎么回事呢，你比如说，像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你知道我们说流浪猫最多的是穆斯林国家，因为穆斯林国家对猫是特别好的，所以你去土耳其、去埃及，街上都是猫，而且他们都照顾猫，都不打搅猫，为什么呢？

因为伊斯兰教里对猫是特别有好感的，这是基于一个传说，那个传说就是先知穆罕默德，有一天坐在那儿的时候，有一只猫就睡在了他的大长袍的袍角上，睡得很香。穆罕默德他要起来了，但是他又不忍心吵醒那只猫，那只陌生的猫。我觉得那个感觉我很能理解，他们不是配一把小刀吗，于是他拿出一把小刀，把自己衣袍的袍角割下来，让那个猫继续睡在上面。

他如此爱猫，乃至于后来的穆斯林都很爱猫，他们都觉得猫这种动物，如果它愿意这么睡在你旁边，那是你的幸福。

窦文涛：你说这个让我想起北大的季羡林，他就是爱猫成痴，以至于他的儿子季承，后来写回忆他爸的，就是说实际上季羡林养猫，已经养出家庭矛盾来了。

他家里人呢，觉得没法弄，满地都是猫毛。有一次他儿子季承说，一进家门，从袜子到那个裤脚，一堆猫虱子，他说他爸怎么还养这个猫。

马未都：你说得我头发直痒痒。

梁文道：就是没弄好。

窦文涛：甚至于这季羡林说，从猫这儿得到生死的感悟，他那个猫得了癌症还是什么病，它就天天吃得越来越少，最后他就给它一点水喝，到要死的那个晚上，他半夜三更啪一惊醒，那猫叫小白还是什么的。

季羡林一看，那碗水旁边猫没有了，他打着手电到处去找，有时候看见一团白影子，他还以为找着了，最后还是没有找着。后来他就说他发现猫啊，要死的时候就会躲起来，是让你找不着的，它自己找一个树洞，找一个什么躲起来，这季老先生你看研究佛教，就说这可不得了，很大启发。

马未都：仁义仁义，而且猫就是跟着佛教进入中国的，猫进入中国非常晚，大概三世纪、四世纪才进来的。

窦文涛：好像就是古埃及也是以猫。

马未都：猫神、最早猫神。

窦文涛：以猫为神，对，所以说为什么从古到今还有说什么猫有九条命这种说法，就好像都觉得猫的有灵性。它灵性哪儿来的？

马未都；你这样，你看梁实秋讲过一个故事，那梁实秋讲的猫的故事给我印象是超过了所有关于猫的故事，他就说，他当年在家里写作的那稿纸上，就被猫走过去，由猫的脚印，这猫都是野猫，就是他们当时都叫野猫，现在叫流浪猫。

然后呢，那个猫就老捅破了他们家的窗户纸了，就进入他的书房，然后他说他们家有一个佣人呢，说什么正经本事没有，但是旁门左道的事都会说，说那好办啊，说这猫我给你抓住不就完了吗？

抓住它，完了以后呢，他就在那个窗户那儿弄了一个钢丝套，这猫一进来咣当就给抓住了。抓住以后这佣人想处死他，那梁实秋说你不能处死他，你怎么能，它是条生命。那个佣人说，那我就把它放了，放了我让它保证它不会再来，这佣人就把这猫搁在院子里，这个把它腿上拴了一个罐头盒，空的，民国时期，一撒说这猫一路绝尘，叮当咣啷地猫就惊吓，就呼呼的就跑了，飞快就绝尘而去，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。

过去了呢，这个梁实秋就觉得这事不地道这事儿干的，晚上梁世秋在那儿写东西，夜深人静，突然听房顶上当啷一声，然后一会儿当啷又一声，就这罐头盒过瓦的声，他听见了。然后又听见那猫咣上树，咚啷跳地上咣啷那个罐头盒，如果没有这个罐头盒，你根本不知道猫来了，就是说那猫咣当又进了他的书房。

这时候他就过去看，看这个猫蹭的就上了他那个书架的顶上去了，一看上头有一窝小猫，母性啊，一般的猫要经过这种惊吓，它绝对不可能再回来了。听到这故事，我当时那时候多少年前我看的，我看完了以后，头发都立着，就是说这个猫的这种灵性和它不畏这种就算艰险吧，不为艰险要能回来，我们有时候人都做不到。

梁文道：真是。

马未都：母性。

窦文涛：而且呢就是说，他们讲就是说这是为什么，你看为什么狗是这样，为什么猫是那样，按说都是人这个驯化有关系。

后来他们讲呢，说你看狗为什么合群儿，狗有团队精神、团结精神等等，或者跟人就特别亲，因为过去训狗完成的任务，比如说狩猎、牧羊，这些都是需要跟人密切合密切协作的，是直接帮人忙的。但是说训练猫是干嘛呢？逮老鼠的。

蒋方舟；它独立就可以完成了。

窦文涛：害兽，对，猫干的活是它独立，独行侠，它独立就能逮老鼠了，所以呢你看慢慢养成它跟人有种若即若离。

蒋方舟：我觉得肯定就是比如说，我觉得我拒绝养猫，是因为我觉得我要一养猫肯定就孤老终身了，我现在还有点这个。

窦文涛：张爱玲，是吗？

蒋方舟：对，肯定有还有这个多余的爱，我就想投射在这个恋爱的，对，我觉得我一养猫，我肯定这点爱也给我消耗光了。

梁文道：太夸张，我认识很多单身女孩子养猫，感情生活都很丰富。

蒋方舟：是吗？因为我原来很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美剧，就是说这个孤老终身养了个猫。

梁文道：我知道，因为我觉得这是猫被投射的一个坏印象，一般都是一个老姑婆就抱着猫。

蒋方舟：对对对对。

梁文道：然后在房间里面窗帘都合上。

马未都：你什么意思，老孤婆。

马未都：我这抱了半天了，我们这么美丽的猫。

窦文涛：真是。

蒋方舟：对，刚刚说这个养蛇，我想到我原来有一个朋友，她是买了一个荷兰猪，但是那个结果她其实被骗了，其实因为买的很小。

梁文道；那原来不是荷兰猪，就是老鼠。

蒋方舟：其实不是，其实是一个真的猪，就是她后来就越养越，因为她后来发现是一个真的猪，她也没有办法把它扔了，因为已经有感情了，所以就越养越大越养越大，然后就养到巨大。

后来就那个屋子里面装不了了，但是后来。

梁文道：就只好买房子了。

蒋方舟：就买了，换了更大的房子，还有电视台来采访说，怎么能养出这么大的猪，然后就把猪当这个宠物，那后来那个猪就死了，然后死了之后他们。

窦文涛：吃吗，他们。

蒋方舟：他们不吃，他们就想要想找个地方埋。

梁文道；养猪养久的人还不吃猪肉。

蒋方舟：对，就想把这个猪找个地方埋，然后就是把它这个包在一个黑的胶皮袋子里，然后慢慢地小心翼翼的下楼，放在车的后备箱，结果就找了一块风水好的地方下车，想把这个猪给埋了，然后就后面警车就跟过来说。

梁文道：这是干啥呢，这一伙人提这个包下楼。

蒋方舟：但确实你说这个养猪，即使于看着就是，但他们都有感情，就不会想说把它吃了什么的。

梁文道：当然。

窦文涛：就是你说现在很多年轻人，都喜欢养个宠物什么的，我不是说我克猫克狗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看见家里又养个小狗，我怎么看见它，我经常会觉得特别心酸。

梁文道：你家现在养小狗啊？

窦文涛：你看，我也是人的这个投射，我老觉得它是个孤儿，我有时候看它一个人在那儿跑跑跑，我就觉得，你说这一出生连爹妈都不知道，它也不管这些，它就亲人。可是实际从咱们的角度，我老是觉得，你说它有没有想着去找它爹妈？

梁文道：你这个想法大错，其实你要反过来想，它比你豁达。

窦文涛：是吗？

梁文道：真的，我常常有这个感觉，我很喜欢狗的一个性格，是它特别豁达。我举个简单例子。我在香港，每个月捐钱给一个小机构，那个机构专门养那些受伤的动物，有一些是瘸了的狗。

比如说前一阵子，我有助养的一只狗死了，它是一个雪橇狗，就是阿拉斯加那种哈士奇，特别多人喜欢，很大，它呢，就整个后半身是瘸的，要拖着在地上走。因为它是被一个前主人，用棍子敲断了它的脊椎骨，那就被弃养了。

那当然了，就弄成这样，后来就被这个组织接过来，还把它医好了，还带着它下楼去逛，它就这么拖着腿逛。但是你看它，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什么，它是被人伤害过很多次的，从小被人欺负，直到把它弄成这样。

但是它看到人就摇尾巴，看到人就亲，哪怕是我陌生人，我第一次去看它，我摸它，它就过来舔我。

窦文涛：这奴才当得。

梁文道：就是很多动物，它们特别的大方，那些狗，它不小心眼，它不会斤斤计较，它不记恨，不记仇。你可以说它是没记性，但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觉得没记性，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？

窦文涛：马爷你觉着你对它好，对它不好，它对你的反应有不同吗？

马未都：当然不同，它很聪明，你对它不好，按理说是狗会看人脸，猫也会。你如果非常不高兴，它就不会过度地来太亲近你，如果它觉得你很高兴，它会比如跳上你身子，让你抱它一会儿。猫一般很少有猫能像这样，长时间抱着的。

窦文涛：真的是。

马未都：因为这个猫因为岁数大了，它是我捡来的，它这么大点，我从草地上捡来的。

窦文涛：你们家这猫养得真跟猪似的，我刚才看着来了好几个，那个肥啊，我都没见过这么肥的猫。

梁文道：这只不肥。

马未都：没有，这一只还可以。

窦文涛：这个算减肥的。

马未都：这个还可以。

梁文道：毛长，这毛多而已。

马未都：这猫是有土耳其梵猫血统。

梁文道：什么？

马未都：土耳其梵猫，土耳其梵猫是土耳其梵湖地区的一种猫，这猫唯一的特性是不怕水，可以跳水里游泳，这个在我们博物馆里。

窦文涛：就你们那猫是浮不上来的。

马未都：这猫经常在我们那有那个鱼池的，就下爪子捞去，它不太怕水，有的猫沾一点水都甩半天，它不怕。

窦文涛：那我再问您，你说喜欢猫的人和喜欢狗的人，你能看出不同吗？

马未都：其实我觉得我是年轻时候喜欢狗，现在喜欢猫，是因为年龄大了，精力不够。狗的精力太充沛，猫它不太跟你商量，狗是天天早上跟你商量出门。

窦文涛：对，咱出去遛弯去。

马未都：对啊，你这受不了，再说狗跑起来，咱那腿脚没原来利索，追不上了。

窦文涛：我过去听过好多忠犬的故事，听得人特感动，这些故事往往都是狗。所以我觉得猫跟人有那种距离和神秘感，你有时候就弄不清，它对你的感情，究竟到什么份上。

后来，我看见一个故事，就是夏衍老先生，他养了一只猫，在过去那个年代，夏衍被整过，坐过几年牢，坐牢的时候，这个猫其实已经快老死了，这只猫最后一年，就是等于卧在那儿奄奄一息。

每天睡的时候，绝对比醒的时候，长好几倍，基本上都在睡，但一直没死。后来呢，夏衍平反了，出来了，回到家，这个猫一见夏衍，几年没见它那么活跃，跟他玩了一阵，其后几天不吃不喝 ，死了。

后来他们讲它，就是为了在等，在等着夏衍回来，就吊着这一口气啊，那你要这么说这猫很钟情，是吧。

马未都：是，它的表现没有狗那么直接。养宠物还有一大好处，猫狗都一样，就是对孩子特别好，让孩子有富有同情心，富有就是能知道照顾别人，尤其我们长时间都是独生子，独生子女都不会太会照顾人。

梁文道：养动物的人比较不容易太自私，不容易那么自我中心，首先你连一个不同物种的动物，都要学会照顾它。而且如果你一直养的话，你迟早会见到它死，有的人呢，会特别受不了。

但是我觉得你养多了，你要适应这个，你就知道人生就是这样，你生命中有些东西过了就过了。

马未都：他讲这个很重要。

梁文道：你要接受这个，你要学懂这些，学懂这一切之后，你的人会更开阔。

窦文涛：就是任何人注定只能在你的生命中，陪你一段路，哪怕是一个猫一个狗。

马未都：不是这样，就是你人和人之间的相伴，任何人都很难看到另一个人完整的一生，除非你活一百五十岁，你看一个一百岁的人活了一生，但猫和狗的生命，你正好能看它一生，一个猫一个狗都是在十几到二十年。

你知道国外有很多人给狗送终，给猫送终，特别感人。他带着它周游世界，为什么？他看到它完整的一生，它从幼小到它长大，到它成人，到它可以跟你沟通，到它衰老。

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看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这一生，我们自己看不见，而且我们也看不到我们同类人，谁能完整地看别人一生呢？除非那些活一百多岁的人。

窦文涛：你说现在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孤独了？

蒋方舟：我刚刚一直在想，其实是没有什么东西，真的陪伴你成长，刚刚您说每个人陪伴都是一小段，但是这个周期也变得越来越短了。就是现代社会，虽然每个人陪伴都是一段，但是“这一段”可能是十年、二十年，现在“这一段”就是四五个月了。

所以反而宠物跟人的陪伴，它会更长一些。我自己原来是从公园里救了两只小麻雀，因为它们的妈妈被人踩死了，它们也不会飞，然后我就带回家养，就真的从很小开始养。

梁文道：麻雀不好养。

窦文涛：你真是什么都养过啊。

梁文道：我养过。

蒋方舟：对，然后用针管给它们喂米什么的。

梁文道：不能老养，要放的。

蒋方舟：然后等到它们会飞的时候，再把它们放飞，把它们放飞的那一瞬间，真是觉得像送小孩去参加高考了一样。我就觉得陪伴的这一段，就再也不会回来了，就过去了。虽然那个时间，其实已经是非常亲密的陪伴。

我觉得真的是，在现在社会，人和人都很少有这么亲密的陪伴，你参与到对方的成长，你参与到对方从那么一点点，变到能自己吃饭、能自己叫，这个我觉得现代人好像很少。

窦文涛：而且人跟人之间，怎么说呢，太不如意了，你明白吗？人他想法老跟你不一样，对吧，就是各为自己，太不如意了。

你记得，所以马爷您这儿搞古董的，我就记得我有一个收藏家的朋友，当然他的这个观点也是我觉得你也是不尊重妇女，对吧？但是我就说，他收藏很多石头，什么太湖石，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灵璧石，在家里摆一屋子，他说我最大的快乐，就是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看一看。

后来我说你为什么不找个女朋友呢，对吧？老是自己在屋里半夜点着个灯弄这个，他就看，我就印象很深刻，他看着他这一屋子石头说，说它们好，它们不会说话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哈。

窦文涛：你说，这人是不是非常自私的一种东西，就他你需要一个全心全意，似乎是为了你存在的。

梁文道：没有，这个很多人只是不愿意跟人相伴而已我觉得，倒还不一定是多自私，有时候，就是这么极端的话，你比如说那要不然什么叫梅妻鹤子呢？对不对？这是中国自古就有。

窦文涛：这说到底啊，你看这个猫和狗还是跟一般的动物不太一样，等于说是伴随人类历史啊，从这个古远以来就为咱们预备好的，驯化出来的，甚至变成基因里的东西，就是要跟咱们做伴的，是吧？

梁文道：是。

窦文涛：所以这玩意。

马未都：满足人类的私欲的。

窦文涛：哎呦，你看枪枪，枪枪一听你说私欲。

马未都：枪枪都快烦了。

蒋方舟：枪枪都快睡着了。

窦文涛：来来来，把把枪枪最后再上个镜，咱们给枪枪这个敬杯茶，谢谢枪枪对咱们的陪伴。

马未都：黄枪枪。

窦文涛：真行，今天表现太好了。

马未都：表现很好。

窦文涛：这家伙一直在这儿没动啊。

蒋方舟；猫能喝酒吗？

马未都：猫。

梁文道：当然不能。

蒋方舟：不能吗？

梁文道；天哪，你在想什么？

END